

浅析古书画临摹复制技艺中白描技 法的传承与流变 ——以《维摩演教图》的临摹为例

The Legacy and Transformation of Outline Drawing Technique (Baimiao)
in Reproduction of Ancient Chinese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A Case
Study of Copying *Vimalakīrti Preaching Buddhist Doctrine*

廖安亚

Liao Anya

故宫博物院
The Palace Museum

Journal of Gugong Studies 2020 Vol.21

故宫学刊

二〇二〇年 总第二十一辑

故宫出版社 | The Forbidden City Publishing House

浅析古书画临摹复制技艺中白描技法的传承与流变

——以《维摩演教图》的临摹为例

The Legacy and Transformation of Outline Drawing Technique (*Baimiao*) in Reproduction of Ancient Chinese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A Case Study of Copying *Vimalakīrti Preaching Buddhist Doctrine*

廖安亚

Liao Anya

内容提要：

有确切文献记载的书画临摹技艺始于晋代，至唐代宫廷已出现了专门的书画临摹机构。故宫博物院古书画临摹复制技艺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承袭古书画临摹技艺的基础上，形成以复制博物馆藏古代书画藏品为目的的一套独特的临摹复制技法。其中白描技法兼具画面基础语言及独立绘画形式两种功用，包含的多种笔法及其相应的描画技巧，是古书画临摹技艺中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技法。本文在总结故宫博物院古书画临摹复制技艺发展历程和白描技法流变的基础上，以《维摩演教图》的临摹实操为例，分析了白描技法在古书画临摹复制技艺中的功用、种类、形式及临摹要求，为古书画临摹技艺的标准进行深入的探讨。

关键词：

古书画临摹 白描技艺 《维摩演教图》 临摹实操

ABSTRACT:

The earliest record of the practice of copying paintings and calligraphy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Jin Dynasty (265-420). In the Tang Dynasty (618-907), the institution was already established in court dedicating to this copying practice. The technique of copying ancient Chinese paintings and calligraphy mastered by the Palace Museum i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t the national level. On the basis of carrying on the legacies of ancient techniques, the Museum developed a unique skill set specifically for the purpose of copying the paintings and calligraphy in the Palace Museum collection. Among them, outline drawing (*baimiao*) functions both as one of the fundamental techniques and an independent artistic genre. It includes multiple brushwork styles and corresponding outlining techniques. It is therefore the most basic as well as the most important skills in ancient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copying.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pying practice at the Palace Museum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outline drawing technique, and then with *Vimalakīrti Preaching Buddhist Doctrine* as a case study, analyzes the functions, types, forms, and requirements for applying this technique to the copying of ancient paintings and calligraphy, exploring in depth the standard of ancient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copying techniques.

KEYWORDS:

Copying ancient paintings and calligraphy, Outline drawing (*baimiao*), *Vimalakīrti Preaching Buddhist Doctrine*, Copying practice

近年，随着国家大力提倡传统文化素质教育，博物馆成为公众了解与接受传统文化最直接的课堂。加之人们审美需求不断扩大，博物馆更多地给人们提供了对古代中国艺术探索的条件。然而，即便是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历史悠久、传承有序的古书画临摹复制技艺却未被大众所充分认知。多数人只知道古书画的临摹品可代替原作进行展览，未能深入理解其中包含手工技法的精髓。随着科技的发展、古书画扫描复制技术不断进阶，甚至有一部分人认为手工临摹技艺可以被科技手段完全取代。在这样的现状下，故宫博物院依旧保留人工临摹古书画的传统方式，不仅是努力将这项传统技艺予以保留，更是借这项技艺更直观地向公众展示中国古书画的魅力。

故宫博物院古书画临摹复制技艺是在承袭我国古代书画临摹技艺的基础上，以复制博物馆馆藏古代书画藏品为目的的一套技法的集合。基本临摹步骤包括勾勒、托色、平涂、分染、罩染和做旧。勾勒是决定临摹品优劣的重要环节，临摹者的用笔功力都先在这一环节展现，白描技艺是勾勒步骤中所使用的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一项，是整体古书画临摹过程的基石。历史上，宋《维摩演教图》是公认白描技艺代表作品之一，因其用笔讲究、线条变化丰富、画面高超雅逸而长期被用作书画临摹复制技艺的教学范例，不仅是每位初学古书画临摹复制技艺的传承人必须临习的作品，也是代表性传承人需要反复再临摹的作品。因此，本文希望通过梳理古书画临摹技艺的历史传承、白描技法的流变，并通过《维摩演教图》的临摹过程，进而讨论白描技法在古书画临摹复制技艺中的功用、种类、形式及临摹要求，以期能向读者展开中国古代书画技法的细节、探讨古书画临摹技艺的标准、明晰和现代技术复制的技艺区别。

一 古书画临摹复制技艺的传承

古书画临摹复制技艺的传承，以故宫博物院摹画室的成立为时间节点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历史时期。古书画临摹技艺同书画技法本身的发展和变革紧密关联，临摹前代作品是书画技法学习中最重要的手段，临摹作品本身亦可成为原作的重要替代品或传播品。据《图画见闻志》中提出：旧称周穆王八骏，日驰三万里。晋武帝时所得古本，乃穆王时画，黄素上为之。腐败昏聩，而骨气宛在。逸状奇形，实亦龙之类也。遂令史道硕摹写之，宋、齐、梁、陈，以为国宝。这是有文字记载的第一个摹本。到梁朝时期，虞和在《论述表》中称：“……新渝惠候，雅所爱重，悬金抬买，不计忠贱。而轻薄之徒，锐意摹写，以茅屋漏汁，染变纸色，加以劳辱，使类久书，真伪相糅，莫之能别。”虽有对靠临摹骗取财物之人的斥责，但从中也看出临摹技艺在当时已经到达“莫之能别”的高水平。随着封建王朝的更迭，至初唐，皇家设立“集贤院”，大规模组织绘画人才对指定书画名进行研究和临摹的工作。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兰亭序》神龙本，便是当时书法大家冯承素奉旨摹写，传言兰亭序原本随葬昭陵，现存于故宫博物院的神龙本则是由书画临摹技艺所保留下来的最为著名的书法作品。《历代名画记》记载“天后朝张易之奏召天下画工，修内库图画，使工人各推所长，锐意摹写，仍旧装背，一毫不差。”这也是由官方主持进行的有关绘画临摹的较早记录。至宋代徽宗时期，宫中设立“翰林图画院”，大批画家在徽宗的“圣旨”下进行创作和临摹。亦产生了一大批经典之作，如：《虢国夫人游春图》《捣练图》等，都是临摹唐人的杰作。此后，在宫廷，一直有专门的画院机构为帝王阶层提供

书画临摹的服务，满足其艺术需求。在民间，由于书画艺术品进入社会经济领域，一部分人做起了专门的“摹画”买卖，为民间消费群体提供书画名品的复制品。

第二个阶段为故宫博物院阶段。古代书画依靠人工临摹而达到复制目的的行为在缺失扫描技术、印刷技术的古代，满足了皇族贵胄到平民百姓的艺术审美需求。传承了重要作品，进而保留了重要的技艺和艺术形式。虽然各个时期、各个阶层群体对书画临摹复制作品的需求不一，但都承袭了一套相同的手工技法。新中国成立后，故宫博物院于1960年成立了文物修复厂。以郑竹友、金仲鱼、金禹民为代表的摹画专业人才组成了故宫摹画室。这个组合承袭的是完整的传统摹画技法，奠定了故宫博物院摹画技艺的基础。故宫博物院这项古书画临摹复制技艺也因其完整的传统性于2011年5月被列为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项技艺在故宫至今历经三代人，这三代人，用中国匠人最传统的师徒制方式延续着人工临摹技艺的传承。

故宫古书画临摹复制技艺是通过对传统古书画的研究以及对临摹技法的深入实践逐渐形成和完善的。该项技艺传承的主要内容有：临摹步骤、临摹技法和临摹工具选用这三个方面。其中，临摹技法完整保留了传统技法，但是临摹的训练方法、临摹的辅助工具则是有不同的创新。在这些技艺传承内容里，每一处都凝聚着前辈们对书画临摹的研究和探讨。如第一代开创者金仲鱼和冯忠莲先生，为摹画工作研制制作的画盒、画箱、作绢时使用的画框等一直沿用至今。前辈们在摹画技法上的坚持沿用传统技法，也注意结合科技的发展，将摹画与文物保护有效结合。如引进照相复制设备后，勾稿和落墨这一步骤所用画作完全由照片或复印件代替文物，更好地保护了原件。他们在摹画工作中通过不断实践制定出了一套完善的工作流程和守则，为摹画室后辈的学习和承袭提供了科学标准。

表1 古书画临摹技艺的主要内容

临摹步骤	
前期准备工作	*材料的准备：选绢作绢、挑选合适的笔墨、颜料的选用。 *对临摹作品的仔细阅读，包括作品的作者生平和所处历史时代的了解。
临摹具体执行	勾稿、落墨、着色做旧、题款印章的摹制
临摹技法	
勾勒、托色、平涂、分染、罩染、笔法、做旧方法	
临摹工具	
材料	纸张、绢、颜料
笔墨	油烟墨、松烟墨、大中小白云笔、勾线笔等

故宫古书画临摹复制技艺传承者，用最传统的师徒制方式，将这项技艺守护和传承，首先起到了传播优秀书画珍品的作用，也是保护文物，代替原作进行展示的最直接方式。而传统技法的保留，在数字媒体时代，满足观者感受手作品质，近距离接触画作的需求。书画临摹技艺直观保留了原作风貌，降低了原作损毁的艺术损失，满足了普罗大众的审美需求，传播了各时期的审美观念，对审美认知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在中国书画的有序流传上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二 白描技法的艺术流变

古书画临摹复制这项技艺里,白描技艺是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一项。这和临摹工作所针对的中国传统绘画形式有关。临摹区别于艺术创作,要求严格遵循原作画面,所以无论是白描、工笔重彩甚至是书法类作品都要求精准的勾勒轮廓。勾勒这一步决定临摹品的准确度,临摹者的技法、用笔功力都先在这一环节展现。所以,想要准确理解和训练临摹中的勾勒过程,就要对白描技法在书画历史中的发展有深入的理解。

最早白描的概念由清人方薰在《山静居画论》中提出:“白画”亦称“白描”,世以水墨画为白描,古谓之白画。在《中国美术大词典》中白描一词的解释为:“白描”即“白画”,指用墨线勾勒的物象,不施色彩,如唐吴道子、北宋李公麟,元代赵孟頫……由此可见,白描的本质是用线条的方式来表现物象。在古书画作品中,白描既是用线条来表现物象的技法,也是独立的绘画类别,白描技法则默认使用毛笔作为工具。

纵观人类的绘画艺术发展历程,最早以线条表现物象的岩窟画、图腾形象可以说是白描绘画艺术的萌芽。如河套文化中极具代表性的内蒙古阴山岩刻中的图腾形象,便是早期人类用最简单的线条,直接而有效地将物象表现的方法。随着人类文明的演进,文字的产生并逐渐趋向成熟,中国人在文字的书写过程中,总结出很多用笔技法,并将这种用笔技法运用到绘画中,极大地拓展了线条的表现力。从最早的新石器时代彩陶器壁上的装饰纹样到秦汉时期画像石、画像砖上的线刻图案,白描的概念此时虽然模糊,但用线条进行画面表达的技法和形式日渐成熟。如在长沙出土的战国帛画《人物御龙图》《人物龙凤图》,还有同在长沙出土的马王堆汉墓帛画《引魂升天图》,都采用以墨线勾勒的方式来构成画面。画师不光用古拙质朴的墨线体现了中锋用笔的线条质量,人物的造型也随用笔而显肃穆端庄。魏晋时期,南朝绘画理论家谢赫在《古画品录》中提出“六法论”,而六法当中的“骨法用笔”明确了靠线的准确性、力量感和变化来表现对象,是中国画审美追求中最为重要的一环,此时,线条造型内涵和理论完全建立。这一时期,出现了很多在传承汉代用笔方式的基础上,积极开创个人化用线方法的画家,如:卫协、曹不兴、顾恺之等。这些画家的作品,虽然没有流传下来,但是他们所创作的“曹衣出水”“春蚕吐丝”等用线技法和其中蕴藏的形式内涵推动了白描概念的产生。

至唐宋时期,线描样式完全独立,技法体系也更加成熟,受“书法入画”“骨法用笔”“以形写神”等绘画理论的影响和指导,这一时期的画家对线条的运用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和更加主观的表达方式。线条从单一的造型刻画逐渐演变成完善成熟的“白描”艺术形式。代表人物有唐代“画圣”之称呼的吴道子,他在其继承前人画法上又创造了线条粗细提按变化明显,笔纵连绵、气脉不断,有极强运动感的“莼菜条”描法。五代时期将篆书笔意入画的贯休和尚,喜欢以罗汉形象为主作画,所作人物极具强烈的形式意味和主观个性。宋代画家李公麟的出现,将白描的形式融入文人的关注,突出了文化内涵,他融合各家笔法,形成了“文静典雅,平淡蕴藉”的笔墨风格,将白描发展成一门独立的艺术形式,在白描的发展史上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现存《五马图》《维摩演教图》等,都是白描艺术史上的经典佳作。他的作品更加注重对生活的仔细观察,和对人物内心的细腻表现,充分体现了北宋绘画的写实性与现实性。

元代画坛大师亦是朝中重臣赵孟頫明确了“以书入画”理论之后,沿袭李公麟白描技法,但在绘画中加强了书写性线条,以书写胸意和表达个人情感而自成一格。明晚期,供奉内廷的丁云鹏、民间大师陈洪绶,

取法前人，也更注重线条语言的形式感和装饰性。而在此时期，更有邹德中的《绘事指蒙》和汪砢玉的《珊瑚网》总结了白描技法的笔法，分别为：高古游丝描、琴弦描、铁线描、混描、曹衣描、钉头鼠尾描、橛头钉描、马蝗描、柳叶描、橄榄描、枣核描、折芦描、竹叶描、战笔水纹描、减笔描、枯柴描、蚯蚓描、行云流水描。后世大家统称“十八描”。

清代的绘画，虽已没有晋唐时代的气势和华丽，也不具备宋的清新古雅，但其中也不乏名家出现，如供职于康熙、乾隆两朝皇帝的宫廷画师丁关鹏，所绘题材多以释道人物、佛教题材为主。故宫所藏《不二图轴》与李公麟所绘《维摩演教图》不但内容相近，人物线条圆润流畅，笔法熟练，正是师法李公麟。而晚清海上画派代表者任伯年远追李公麟，并与清末兴起的市民审美结合，将线的书写性和韵律性发挥到极致，创出了自己的绘画风格，给清末的画坛注入了新的活力。

三 白描技法在故宫古书画临摹复制非遗项目中的传承

白描技法在故宫古书画临摹复制非遗项目中得到了较为完整的传承，并且依托现代博物馆的技术革新，有了更加深入的科学化理解。在传承人的初学和长期训练中，《维摩演教图》作为练习白描技法的经典范本，总是反复出现在摹画工作者的案头上。

故宫博物院成立摹画室之初，以上海地区和北京天津画坛的绘画高手金仲鱼、郑竹友、陈林斋和冯忠莲，金禹民组成。郑竹友先生负责摹字，金仲鱼和冯忠莲先生负责摹画，金禹民先生负责摹印。故宫博物院摹画室成立后，于1979年开始面向社会陆续招收第二批古书画临摹工作人员，所有报名者必经考试，考试题目之一便是李公麟这幅《维摩演教图》中的维摩诘坐像。由此可见，摹画室的开创者们一致认为此画的白描技法是对后辈的一个磨炼，更是考评摹画能力的一个重要标准。甚至从冯忠莲先生的一些创作里，也可看出深受此画影响。（图一）

以郭文林、祖峨老师为核心的第二代传承人，依然持续了这种基本技术的练习，郭文林老师提到即使独

立临摹后，每天都得练习线条，并且有工作日记，不光记录了每天画了什么画，也记录了每天练习线条的时间，这样的坚持线条练习持续了有十年时间。就连第一代摹画人那些老先生们，在画重要线条时，也会先练习两个小时“才敢勾这条线”。在摹画技法练习中，对于线条的不断练习和加强是通过不断的训练来完成的。

笔者于2011年进入摹画室学习古书画临摹复制技艺。首先练习的功课便是



图一 李公麟《维摩演教图》与冯忠莲摹画本

《维摩演教图》。并在接下来的这些年中持续练习这幅画的线条，琢磨原作用笔。逐步体会出《维摩演教图》用笔之生动，笔法之全面，是练习和巩固白描技法的极好范例。所以，结合《维摩演教图》实操过程来阐释白描技法在古书画临摹复制技艺中的重要性

（一）《维摩演教图》的艺术高度

《维摩演教图》全图 34.6 厘米，横 207.5 厘米。以纸本墨线勾勒，是一张典型的白描佳作。画面内容是根据《维摩诘经》来创作的，描绘了文殊菩萨探望生病中的维摩居士，并与之辩论的故事。画卷以维摩诘为主向两边展开。分别描绘与维摩诘论法的文殊师利，文殊师利所带的一众菩萨、天女、天神，童子以及维摩诘的弟子一共 21 个人物和神兽一只。除去人物，画面所描绘的家具物件也都刻画精细。即使坐榻、香炉等都极其精细的笔法满画装饰。这也体现出宋人崇尚理学，对写实的至高追求。全卷以多种笔法线描描绘文殊师利带众神以探病之名与维摩诘辩论佛法的场景。全卷人物、家具、摆件众多，虽未施丹青，但线描笔法多变，加之画面里所用各类绘画技法，使得画面层次丰富而多元。

《维摩演教图》是否为李公麟真迹一直是学者们讨论的话题，对此也有很多专业的文章进行分析研究。明代书法家沈度在《心经》后有一段跋，其中有一句“老僧元觉出示李龙眠演教图真迹。”这虽也不能证明此图为真迹，但却说明当时在那些书画家心中，确实达到了真迹的等级。此图不论从画面的构图还是用线上，都可以反映出李公麟的风格特点，尤其画面中人物衣纹及其各种细节的刻画已将白描技法发挥到了极致。

（二）《维摩演教图》的临摹技巧

1. 多种线描笔法在人物刻画中的穿插运用

《维摩演教图》所用线描笔法丰富，“十八”描笔法在此卷上多有显示。例如，在人物与神兽的用笔技法上有一个共性，就是面部和外露手脚部分使用东晋顾恺之确立的密体“游丝描”。而大部分衣服用笔以明显顿挫飘逸的“纯菜条”疏体笔法为主。“游丝描”线条圆匀细致，实起实收，提按变化甚微，细而均匀，紧劲连绵，极好的表现了人物皮肤的质感。而与之形成区别“莼菜条”类笔法则融入“柳叶描”“兰叶描”“蚯蚓描”多种描法，以此加强衣物和皮肤质感的对比。每一种技法也最大限度地保持了确立者的用笔精髓。

作为临摹者，临摹时需要分析和理解原作才能做到尽可能忠实还原原作。原作者进行创作时必定是一气呵成，各种笔法按照画面需要随时切换。笔者认为临摹工作者的核心任务是使其临摹品无限接近原作，具体临摹时是否也必须随画面情节随时变换笔法并不需要强求。笔者所采用的方法是按组分别临摹。如在文殊师利身后的这组天女，衣纹趋势随人体运动而变化，飘带的律动却没有亦步亦趋。这种重视对客观对象的把握，同时又加入想象的因素，是明显的“吴带当风”。临摹时将这组天女的衣纹飘带全部按此笔法摹绘，而天女所戴的饰品与手中所持物件，原作为表现其完全不同于丝织品的质感，而采用更为紧密严实的“铁线描”，墨色浓淡上区别也十分明显。所以摹绘衣纹时将其都空出来，待完成此组全部天女的衣纹后再另用稍浓重的

墨补充。衣纹饰品完成摹绘后，这组天女的脸部、外露手脚用比衣纹略淡的墨色，走绵延纤细的“游丝描”笔法摹绘完成。（图二：1、2、3）

2. 物件、家具的刻画效果。

《维摩》长卷中，为表现家具和物件的质感，原作使用了以中锋圆劲之笔描写，实起实收、意到笔到的铁线描笔法。此描法用笔方硬，虽在白描作品中是最常见的描法之一。但因转折处方硬有力，直线硬折，用笔需“力透纸背”才能体现用线者的实力。

在画面中，维摩诘和文殊菩萨的坐榻，以方直线条勾勒。虽是直线，摹绘时却不可放纵，用笔要感知反复之力，才能如实表现床榻的质量，在画面中稳稳地托住中心人物。（图三：1、2、3）还有长卷正中心的立式炉几以及上面的狮子造型的小香炉，为区分家具的不同质感和重量，原作在此用笔虽以铁线描为主，但在细节中注重了用笔的力度。香几外轮廓墨色浓重，用笔紧劲，内里花纹墨色浅淡，用笔也略松弛快意。香炉上半部分造型以直线为主，下半部分以曲线为主。（图四：1、2）香几上的狮子造型香炉，虽小却繁，造型上也分狮子和莲花座两部分，狮子用笔纤细圆融，莲花座用笔更厚重朴实。笔者正好利用这样的对比关系在临摹时分出临摹的先后顺序，也利于保证临摹时对于用笔和墨色的掌握。在临摹时，这些细微的用笔变化，对摹画者的用笔功力是一个不小的考验。（图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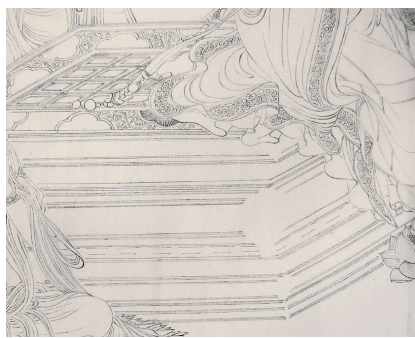
图二 1



图二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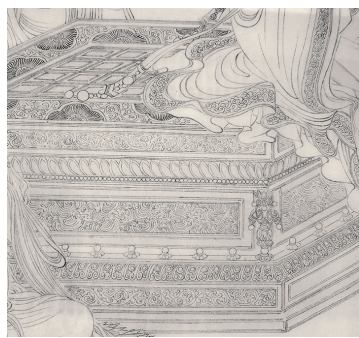
图二 3



图三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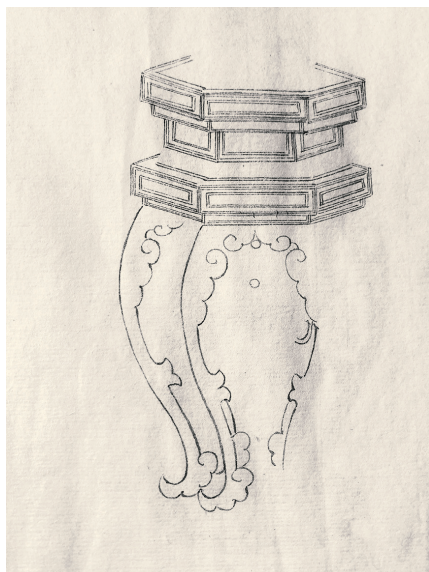
图三 2



图三 3



图五



图四 1



图四 2

3. 复勾、点醒与淡墨晕染等绘画技法使画面更丰富

《维摩》全卷虽以纯墨线勾勒，并无色彩，但绘画中的着色晕染和点醒技巧在此画中也多有运用。如画面中人物衣服的转折处多次使用复勾，以强调结构和质感。（图六：1、2）文殊菩萨脚下所踩莲花座花瓣使用重墨点醒技法使其更加层次分明而显生动。在临摹时，复勾和点醒技法的运用，切忌只依原轮廓刻板的复迭，用笔要谨慎，线条虚入后中段加强再徐出，制造流畅自然的效果，这样才能达到加强画面质感和浓淡变化的效果，使物象更具神采。（图七：1、2）

原画面中人物的衣襟和头发施淡墨，形成线与面的结合，使对象更加立体。临摹时，务必以工笔画的程序，



图六 1



图六 2



图七 1



图七 2

以极淡的墨色，多层渲染，慢慢达到原作墨色。对于图中榻案等处的平涂淡墨而衬出精致纹饰的处理，笔者依然使用工笔着色晕染时采用的色笔和水笔交替使用。因为此图是纸本，在临摹时直接平涂，很容易形成笔痕，水笔接笔必不可少。这些绘画技法，虽与创作时所用无二，作为临摹者不但要掌握，在临摹时更要缕清步骤和方法，结合线描的运用，才能让临摹的作品与原作更接近。（图八：1、2）



图八 1



图八 2

结语

故宫博物院的古书画临摹复制技艺承袭古书画临摹技艺，是故宫博物院成立以后为复制馆藏正规古书画藏品而系统保留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该技艺采用“师承制”，传承至今历经三代人。在认知上始终依循传统中国书画理论，技法上遵从传统绘画笔法，在描摹工具、过程上有自成一体的体系和标准。

故宫博物院书画临摹复制技艺中最基础最重要的就是白描技艺，白描技艺不仅是独立的画面形式，更是临摹勾勒一定会用的技法。其线条表现力和笔墨技巧是传承人要坚持反复实操的训练。《维摩演教图》作为白描技艺训练种最重要的范例，一直受到古书画临摹复制技艺传承人的重视。

通过描摹《维摩演教图》而获知的线条和笔墨细节，有助于大众深入感受古书画的用笔技巧，进而了解白描技法在古书画临摹复制技艺中的功用、种类、形式及临摹要求。

[作者单位：故宫博物院文保科技部]

